琴台客聚 彥火

灣區瞻望

《灣區的瞻望》是我甫收到廣東作家楊璐臨女士的評論集，收入「廣東青年批評家叢書」。

中國報告文學副會長張培忠為楊璐臨《灣區瞻望》寫的前言寫道：「在新時代中國踔厲奮發的新征程中，粵港澳大建設是一道風景線。『9+2』，11城串珠成鏈，握指成拳，美好願景正變為生動現實，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融合發展也不斷升溫。與此相契合，『粵派批評』正逐步向『灣區批評』升級，以大灣區海納百川、兼收並蓄的開放姿態，契合灣區的文學地理特質，重視嶺南文脈傳承，堅持國際眼光和本土意識相融、前瞻視野與務實批評結合，樹立灣區批評立場、批評觀念，面對中國當代變革中的新鮮經驗和大灣區建設偉大實踐的複雜經驗，善於做出直接反應和藝術判斷，注重批評的理論性、科學性和體系完善，突出批評的指導性、實踐性、日常性，『灣區批評』在全國的話語權逐步凸顯。文學批評是一項充滿挑戰，也充滿着詩性光輝和思想正義的事業，需要更多有志者投身其中，共同發出大灣區文學的強音。」

廣東文化當局對大灣區文學的支持力度相對較大。2019年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接踵創立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期刊和每年舉辦大灣區文學論壇，反觀香港，上上下下把大灣區唱得響徹雲霄，大都從大灣區經濟出發，從文化出發甚至從文學出發，可謂等於零。

2021年，本人做了一份「創建『文化大灣區』計劃」，找了時任香港藝術發展局王英偉主席，表示「9+2」城市，除了香港外，其他城市大力推動和拓展大灣區文學事業，香港當局對此卻無動於衷。後來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但是，文學這一塊卻原地踏步，泛不起微瀾。

我曾在多個場合說過，從過去港英政府到之前幾屆香港特區政府，對香港文學一直採取漠視的態度，套劉紹銘教授的話，香港作家一直是屬於弱勢社群。以香港藝術發展局為例，馬會每年撥給香港藝術發展局逾2億元，攤分給文學界的資源還不夠一個零頭，早年先是撥給400萬，再後是700萬，現在是不到1,000萬，可謂不成比例。 （上）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書影。 作者供圖

姚弦雅音 姚珏

科技與藝術

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香港正發展八大中心，其中包括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科技與藝術看似在兩個範疇，但事實上，科技改變生活，藝術記載生活，兩者的界限愈來愈消弭。如今我們獲取信息、溝通辦公、遊戲娛樂都已經離不開手機和WiFi，這都是科技發展給人類生活帶來的巨大改變。

清華大學蘇富比藝術學院客座導師朱永磊曾經把過去兩百年科技對藝術的影響分為4個階段，最早的是「手工階段」，藝術家用手工方式完成作品，十九世紀中葉合成顏料的出現促進了歐洲繪畫藝術的發展。第二階段是「印刷與攝影階段」，1839年達蓋爾攝影術的面世，照相製版出現後的現代印刷術大發展。第三階段是「大眾媒體階段」，1888年電影技術出現，1920年廣播、電視技術逐漸商用。第四階段是「數字化階段」，過去20年至今，互聯網社交網絡的發展、3D技術，以及人工AI的革命性發展。我們從這些階段都能清晰地看到新科技的發展和興盛，直接催生了新的藝術發展和繁榮，科技與藝術密不可分。

當前，國家正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把科技發展放在重中之重，媒體報道近日新組建的中央科技委員會已經召開第一次會議。相信未來會更好加強統一領導，統籌資源，在關鍵技術攻堅克難，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香港在創新科技方面，也具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可以積極為國家作出貢獻。2017年6月，陳清泉、葉玉如等24名在港的中科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給國家主席習近平寫信，希望香港的科學家可以更好地參與國家不同的科研項目。習近平主席高度重視，其後國家宣布開放科研經費可以過境來到香港特區。這是一個里程碑，這也說明香港可以有更多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好機遇。

我們文化藝術界同樣獲得這些機遇，2022年年初國家藝術基金首次開放港澳特區項目的申請，也是異曲同工。科技的發展，同樣為文化帶來新形態和新動能。我長期關注科技與文化的互動，早在2017年，我就和好朋友譚盾開創性地推出了二十一世紀青年音樂教育計劃，壓軸演出我們第一次把香港八大院校的學生音樂精英請上舞台，200多人組成亞洲最大的弦樂團創下紀錄，首演了譚盾的音樂交響詩《手機與弦樂：風與鳥的密語》，第一次把高科技和音樂結合，開風氣之先。

在我看來，科技與藝術有兩點重要的相通之處，第一就是創新，科技與藝術都非常看重的就是創新思維、原創思維，注重自立自強。我相信在這個科技轉變這麼快的世界，所有行業都應該思考Think out of the box（打破常規的思考），這樣才會走在時代前列，才能贏得發展機遇。而走適合自己的道路，守文化之根，創時代之新又是科技與文化創新發展同樣的初心。正如習主席所說「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科技與藝術完全可以相互賦能，創造民族復興的全新時代。第二就是傳承，科技發展和藝術繁榮都是需要長期培育、堅持和提升的過程，雖然科技的發展會讓人變得更方便輕鬆，但人的重要性不會降低，同樣藝術借助科技的發展，可能會有不同的形態，但關鍵卻又在內在的精神傳承，新科技、新藝術的發展恰恰又是活化傳統文化的精髓。從這點來說，科技與藝術將迎來新的黃金時代。

水過留痕 少爺兵

前輩們，你們辛苦了

人，活到75歲或以上的，已是很多人的人生一輩子了！一張報章能在報業界屹立了75年同樣是不容易，筆者心裏想的是這曾經是兩三代人的「建樹」，很想說的是：「前輩們，你們辛苦了！」

香港《文匯報》今年9月9日是創報75周年，可喜可賀！更冀望着這份報章下一個75年，或者是一個又一個的75年延續下去，在報界屹立不倒，仍為有志投身報業界的傳媒人提供一個較穩定的工作「碼頭」！也許有人會說筆者現仍在《文匯報》的副刊版寫稿，自然要對「老闆」說些「恭維」的說話，不然會「打爛飯碗」㗎！非也，筆者以上說的都是「真心話」及確實的感受和心願，信不信由你。

筆者從中六畢業後，已投身報業界工作，曾在當時報業蓬勃時代的各大報章（包括全盛時期的11張娛樂報紙）任職娛樂版記者、採訪主任等工作，雖然筆者現已「半退休」，但心裏確實「感恩」《文匯報》的副刊部主管一直給予筆者「寫專欄」的機會，能對《文匯報》說聲：「感謝你存在於報業界！」這有錯嗎！？待人處世要心存感恩，這亦是筆者的性格，別人有什麼看法是別人的事，筆者只能「管好自己」就舒心了。

任職娛樂版記者時，筆者是被派駐「五台山」的電視台、電台採訪演藝人的日常等工作，當時記者群中可說是沒有「大小報之分」，大家都能理解只是「各為其主」！也只用「文大晶商」（即是指《文匯報》、《大公報》、《香港商報》、《晶報》（已結業多年）及《新晚報》）來分辨以上各報章的記者身份而已！儘管《文匯報》等愛國陣營報章被稱為「左報」，任何報章的報道自有他們「落筆」的焦點：「每份報紙或刊物雜誌都有自己的家規風格，入職的記者當然要以『老闆』的作風要求為主！如果你不喜歡『甲報』，就去『乙報』工作吧！這是大家的『自由選擇』，正如當年在某大報章工作，上司早已明言『大老闆』不怕『獨無』（何謂獨無？意指各報章都有某段新聞，唯獨一家報章沒有報道），最怕是收『律師信』喎！而《文匯報》被視為『國家報』又如何？光明正大，旗幟鮮明呀！哪個國家沒有自家的『報章、電視台、電台』，入職（打工仔）的人是自己的選擇，但是任何報章或雜誌的『風格』，任何時代也是『老闆說了算』！讀者們亦可以『愛看不看』。」資深傳媒人（老行尊）們也認同：「現實是骨感的！」

過往大部分辦報的人告訴讀者，他們都稱以「為民喉舌」為宗旨，不過此宗旨到現在的年代，又有幾家能「堅持初心」呢？商業社會，任何行業的興衰都跟現實環境、金錢等息息相關！因為人類本來就「敵」不過現實生存問題，所以香港《文匯報》是可以大聲表達出它的「風格」！75年，不是一個短日子，「撐你」勇往直前，加油！

爽姐私語 林爽兒

熱情中伏

有個朋友Y先生，是一個別人有事找他，他就可以毫不考慮地便去伸手，設法拉人家一把，用自己的關係盡力去幫忙，然後又不知如何被對方踩一次，踩兩次，到第三次他才醒覺自己被人耍！但作為朋友的我，又不知如何勸說，幾多次幾多次出事，他還是不醒覺，還是熱情不減，以至不撞牆不回頭，結果頭被撞穿了，撞到起「樓」，不過他仍然不因為那樣而受教訓；仍然樂此不疲做傻事，沒得救！

和別的朋友聊及此事，聊及做人處事，大家反應特快，指着我說：「你也不相伯仲！」想想朋友所言甚是，不止莫名地熱心，研究下來更應該是「戇居」，同樣是對什麼人什麼事都一股熱情，生怕別人忘記自己，此舉是在刷「存在感」吧！之前「被退休」心裏一直耿耿於懷，是被「同事」所害，一直放不下，這事至今仍然困擾心中！還好我的「熱情」也沒有白費，也只是被「利用」，情況比Y先生輕，不至像他欠下人情「債」！

因為他急着做不同的大事，每次計劃甚大，牽涉到的人和資源、資金，當然計劃若然成事，那便十分之滿足，且有大大的成功感，但利用他的熱情、熱誠做成大事，幾乎都是過橋抽板的，留下一臉怒氣、欲哭無淚，又無處發洩的Y先生，我這些欲幫無門的朋友，只能坐在身旁陪他，聽他的「故事」！

這幾年大家的日子都過得很難，原以為今年可以鬆口氣，於是大家在想不同的辦法，向不同的方向想，只想找到突破口，找到答案，幫自己和身邊的人走出去。Y先生也在想方設法，找到了以為是突破口，出盡人情把一些珍貴的資料找出來，希望那資料可以成就往後準備的計劃，且把資料交給以為可信賴的「夥伴」，結果又撞牆，「夥伴」背後原來還有後面的人，那人控制了他們，一切都不得其「正」！Y先生又因熱誠而「中伏」了！

◆儘管容易吃虧，但對人對事真誠熱心沒什麼不好吧！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鍾巧雲

穿着木履鞋行走的歲月

小時候，特別喜歡聽木履鞋敲擊地板和樓板的聲音，更喜歡穿着木履走路。我出生在一座古老的圍屋裏，父親說這座圍屋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

自我記事起，圍屋裏就住着我家、大伯母和二伯母三家，三家人生活在同一座圍屋，還是很和諧的。

那時代，溫飽尚成問題，對於衣着就沒法講究，衣服都是打了很多次補丁的，而且幾乎是撿哥哥姐姐們穿剩的，除了哥哥姐姐們有新衣服穿，弟弟妹妹們只有到了過年時才有可能穿上新衣服。很有印象，自從懂事，我就有一雙木履鞋，圍屋裏的大人小孩都有一雙木履鞋，那些剛學會走路的才有一雙自家大人做的布鞋。記得那時候，經常下雨，有時也下米頭雪，我們沒有襪子穿，也沒有祛寒的衣服，冬天是我們最害怕過的季節，經常被凍得嘴唇發紫，全身瑟瑟發抖，總是躲在房間裏不敢出門，要不是有一個火籠為我們取暖，都不知道怎麼度過寒冷的冬天。

木履鞋是木材做的，不適合冬天穿，這個時候我們就穿母親做的布鞋，布鞋穿着暖和。木履鞋和布鞋各有千秋，木履鞋涼快、耐穿又防水防滑，雨天都可以穿着行走。木履鞋最適合夏季納涼，人們都喜歡夏天穿着木履鞋出門。而布鞋柔軟又暖和，穿上它走路不但舒服，也不吵人，無論哪一個年齡階段的人穿它都有不同的功效，但它易濕，不適合雨天穿。

木履鞋的最大優點就是既乾爽又涼快，在雨季的泥路上行走都不會像布鞋那樣濕嗒嗒的，更不會使泥沙濺髒了褲子。父親說，穿木履鞋不會因為潮濕而引發「香港腳」，所以，木履鞋最大的優越性在濕熱的季節更能顯示出來。每年夏天，我們的腳上穿着木履鞋，總能感受到涼爽爽的，舒服極了！

第一次穿着父親親手做的木履鞋，感覺特別神氣，那「咯登」、「咯登」的聲音、就像天籟之音，讓人聽了有一種酣暢淋漓、灑脫愉悅的感覺。印象中，父親把從山上砍的雜木用斧頭和鋸子鋸成一塊一塊，等木塊曬乾後，按照家裏每個人的腳型尺寸製作粗胚，父親告訴我們說，曬乾了再製作。當然，要把木板製作成一雙木履鞋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根據每個人的腳形在範本上畫出木履的初型線，用鋸子鋸開，鋸開後就有了樣子，然後把切開的木材放在門口曬上一個禮拜左右，曬乾了的木材做的木履不但不會縮水，還不易腐壞。再用斧頭修理成鞋緣的弧度。用鉋子刨平，剛開始製作時，因缺乏經驗，不是浪費了木材，就是製作得不夠理想，多做幾次後，製作起來不但非常熟練，還不會浪費木材了。

父親在家時喜歡上山捕獵，他只要上山，就從不空手回家，看到比較堅韌的優質木材都會帶回家，積少成多，有空時再給家人製作木鞋。反正只要他認為有價值的東西他都會收藏起來，家裏的優質木材和牛皮膠被他收藏了不少，他說閒時物品急時用，等要為我們製作木履鞋時就不用勞心勞肺了。

製作木履鞋是耗時耗力的事，但父親是個非常認真和耐心的人，我親眼看過父親一刀一刻的製鞋過程，從鞋面到鞋底都來不得半點馬虎，要花好多精力去完成，父親用斧頭、鉋子和鑿子等把木履鞋形狀做好，然後拿出一塊準備好的牛皮膠，再用幾枚小釘子釘牢固，終於大功告成了。雖然當時生活困難，溫飽都無法解決，因為貧困，我們幾乎沒有什麼奢望，貧窮限制了我們的愛美之心，但當自己每一次擁有新的木履鞋和布鞋時，那種興奮、那種滿足與開心是無法用文字來形容的。

雖然木履鞋耐穿，但我們長得快，一年一個樣，一雙木履鞋不可能年年都適合穿，家裏4個孩子2個大人，父親每年都要為我們製作木履鞋。不過農村人都非常節省，哥哥姐姐穿不下的衣服鞋子，弟弟妹妹可以接着穿，而父母的身體已經沒有什麼變化了，一雙木履鞋可以穿上幾年，父親就不用每年都給每個家人製作木履鞋了，只要給哥哥姐姐製作就行，父親便輕鬆了一些。後來姐姐也學會了做布鞋，姐姐做布鞋的布料都是從裁縫師傅那撿的邊角料，做的鞋子美觀又耐穿，也更暖和。不像母親都是用爛衣服上剪下的舊布料，穿在腳上都感覺彆扭。我們一年到頭穿的都是父母和姐姐給我們準備的木履鞋和布鞋，穿上父母和姐姐做的鞋子，那種幸福感、自豪感是難以言表的。

後來生活條件好了，隨着各種運動鞋、涼鞋、夾子鞋（人字拖鞋）的出現，父親就不再為我們製作木履鞋了。但那些傾注了父愛的木履鞋，我們還是捨不得丟掉，一直穿到完全穿不了才把它塞進灶膛裏當作柴燒了。如今，雖然那些承載着童真童趣的木履鞋已經離我們漸行漸遠，在我們的視覺中消失，但那些穿着木履鞋子行走在石砌路去找小夥伴玩耍和上學的情景已經烙印在我們腦海中。大人出門後，我們就肆無忌憚在圍屋裏上躥下跳，圍屋年歲太長，樓上的板塊有些已經鬆動，木履鞋子敲擊板塊的聲音在我們小孩子聽來是天籟之音，但大人聽起來卻如鬼哭狼嚎，他們擔心我們不知死活把樓板踩壞，從樓上掉到樓下。

雖然大人多次警告，圍屋裏的孩子一玩起捉迷藏和打日本鬼子的遊戲時哪管三七等於幾？因為有木履鞋的陪伴，讓我們少了許多光着腳丫上學的時光！

路地觀察 湯禎兆

留壽都

暑假外遊，為了避開人潮及高溫，所以挑了北海道（友人打趣在心齋橋碰到的香港人，肯定與旺角不遑多讓）。但一般人均前往道央內的札幌、小樽、登別及洞爺湖又或是道南的函館，這些遊客集中的地區，其實也不易走出普通話及廣東話的影響圈，所以我今次主力朝道東的釧路及道北的旭川走，加上相對上氣溫也稍低，希望可以過一下20度的8月。

不過道央始終是北海道的中心區，不少活動及設施也有天時地利之故，所以唯有盡量挑選人少及切合家庭需要吧！其實在道央中，最適合一家大小的一站式度假中心，我一向推薦留壽都。早在20年前以上，當我仍在報館工作時，就已經受邀前往作深入介紹。而且一般人常有錯覺，以為留壽都只是滑雪勝地（當然那絕對是一上佳的選擇），反而忽略了在其他季節前往的可能性。

我選擇在留壽都逗留兩天，焦點分別是遊園地及急流活動。前者自然是孩子的心頭好，不過我家的兩人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所以在五星級分類的各項機動遊戲中，如跳樓機及會雙腳懸空倒吊空中停留的過山車等，一律均不敢讓他們嘗試，結果兩人在父母的限制下，只能不斷反覆重玩四星級的Flying Carpet —— 也算是一種自求我道的提升滿足度方法！

不過遊園地內增設了空中游繩的3層架，那正好是一家大小合適而又有一定挑戰難度的適切設施——在空中憑平衡力過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橋」，再加上可以像空中飛人般穿梭，已足夠讓他們樂在其中了。更難得的是，今次旅程中第一次遇上稍作詳談的香港人，竟然就是空中游繩的工作人員之一——他是以工作假期的身份到來，更熱情地提議我在樂園內的遊玩攻略呢！

至於急流，下次再談吧。

鵬情萬里 趙鵬飛

夜香港

周末習慣於傍晚跑步，跑完之後，在添馬公園或是金紫荊廣場做了拉伸，就會沿着灣仔、金鐘、中上環一路往西環走，不管是周五還是周六，雖只是晚上7點多，食肆開始閉舖，街上也漸漸清冷，大的百貨商場，多半閘門半捲，做着結束營業前的盤點。沿途不斷有電車經過，叮叮噹噹，在昏黃的街燈裏，愈發響亮。行人寥寥，左顧右盼看着往來的匆匆巴士，看起來個個都是歸心似箭。

稍夜一點了，我有時會刻意繞到蘭桂坊一帶的街巷裏，想去感受周末閒適鬆弛的氛圍。順着狹長的石板街一家一家望過去，大部分的酒吧裏，都是零零散散坐着幾個客人。當然，也有幾家馳名已久的，有不少客人端着酒站到了街上，酒吧裏的音樂聲浪，也跟着溢出了街，倒是有幾分難得的夜香港氣息。

印象中，只有疫情恢復通關解除口罩禁令的那一段時間，周末穿過酒吧林立的中環，才堪稱摩肩接踵。不少人都是下班後拎着公文包直接過來喝一杯。一條畢打街走下來，我邊走邊拍攝的鏡頭裏，人頭湧湧，各種膚色，各種造型的都有。有不少人，還會主動在鏡頭前比心，做鬼臉，融融洽洽的樣子，友好又輕鬆。可能是被疫情憋得太久，每個人都想用不戴口罩的臉，跟生活打個招呼。不過，久違的熱情短暫釋放後，又有條不紊沉寂到了疫情中一日三餐平安四季，按時上床，早睡早起。

自律的好習慣是不容易形成的，養成了又很難在短時間裏被改變。疫下3年，很多人基本上捨棄了過往夜蒲積習，愈夜愈精彩的興頭，早已淡若煙塵，不知不覺隱入了昔年舊夢。可能是年歲漸長，更願意平淡清幽，也可能是體會到了健康生活的好處。但有一樣確實變了，那就是值得下班不回家流連在外的館子，少了很多。比如消夜，以前夜班收工，呼朋喚友到天光是常有的事情。凌晨兩三點，乃至早上四五點，熱氣騰騰的大排檔隨處可見。灣仔、銅鑼灣一帶，無論是地舖還是樓上，夜再深，適合口味的食肆都能輕易找到。現在，過了晚上10點，已經不知道哪裏還能找到可以邊吃邊聊的地方。有幾次有內地朋友來港，約見的時間太晚了，就只好買一堆吃喝到附近海邊的長堤上吹吹風了。

再比如買東西，住家附近的兩大超市，疫前都是24小時營業，凌晨一兩點下班了，才慢騰騰推着購物車，採買生活所需。疫情期間，超市全部取消了通宵營業，到現在也都沒有恢復。稍微下班晚了，就只能去便利店救救急。巴士的班次也明顯削減了，耗費在等車回家上的時間更長。城市的運作是一個系統工程，牽一髮而動全身。看似每個人只是稍微調整了個人的生活節奏，與之相適應的公共設施配套，也都隨之悄然改變。也正是在這種不經意間，過往充滿煙火氣息的香港夜色，也就跟着暗淡了下去。如今驀然回首，驚覺夜生活失色太多，各路人士，智計百出，想要盡快恢復到從前。其實，我倒覺得不必急於求成。這幾年經歷風風雨雨，香港人求新求變求發展的心氣，正在積聚，蘊藏在社會中的智慧和創造力，也需釋放的機緣。只要社會穩定，政通人和，夜色撩人的生活，也會不着痕跡地潤色於我們的日常。

◆華燈初上的灣仔利東街。 作者供圖